

与江水相遇

冉冉

行李离开西阳县城，从古镇龚滩乘小客轮去往乌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涪陵，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。

涪陵，曾经的巴国都城，驰名中外的“榨菜之乡”。城北江水中，有世界闻名的、以雕刻石鱼为“水标”的古代水文站“白鹤梁”。对岸北山坪南坡有“点易洞”，传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在此点注《周易》六载。这座依山临江的小城，窄街深巷，坡坡坎坎，触目皆是大片灰蒙蒙的青砖楼房或穿斗式木屋。我就读的学校自然也不例外，青砖加黑瓦的宿舍教学楼图书馆，墙面剥蚀，林木幽深，石阶层叠，很有些古久的时间感。来自乌蒙山东麓的乌江，经过上千公里的长途奔流，最终在涪陵城东注入长江。若逢盛夏雨季，乌江水青绿，长江水浑黄，江口水流相交处一清一浊，泾渭分明——这是大自然无意间生成的小小奇观，也是我求学期间留存最深的印象之一。

那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希冀与向往的时期，人们正努力将目光投向广大的世界。大学校园里，各种内容的讲座、讨论活动接连不断，学生社团自办刊物如雨后天春笋般生长。寒窗数载仿佛一闪即逝，随后是就业上班读书写作，结婚成家操心柴米油盐……几千个辗转艰辛的日子，忙碌匆促而又漫长！那些年乘小客轮循长江往复上下，由涪陵前往丰都的婆婆家。清溪、珍溪、南沱……这些烙刻在记忆深处的地名，皆是行程中必经的滨江小镇。冬去春来，大江的形貌于我渐渐清晰熟稔：从水色浪纹到江天云彩，从燥热夏日到凛冽寒冬……

三峡工程的建设，给库区的自然人文生态带来了巨变。丰都亦在需要搬迁的县城之列。回想当年三峡大坝开始蓄水，那些目视老舍旧屋慢慢消逝在水下的乡亲，思绪中既有迁入宽敞明亮新居的喜悦，也难免有告别故土的怅惘。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：涪陵丰都均属地名中外的榨菜产地，逢冬未枯水季节，榨菜厂家就会在岸边礁石滩上搭起一排排木架，木架间紧绷着若干根篾丝编织的绳子。万千串用竹丝串起来的青菜头斜挂在篾绳上，在河风吹拂太阳照耀下自然去除水分——这种传统“风脱水”工艺保留了青菜头的脆嫩清香。我曾从小客轮上多次远望过岸边成排的青菜头，常常是绵延数里蔚为壮观。或许是因为工艺成本问题，这景观曾一度从人们视野里消失。所幸榨菜厂家近年又部分恢复了传统工艺，乘船下三峡的人们又有机会一睹旧日风情。

岁月如白驹过隙。直到迈入新世纪，我人近中年举家搬迁之际，才恍然惊觉，涪陵这座两江交汇处的小城，我的第二故乡，竟然截留了生命里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。嘉陵江自秦岭流经陕西甘肃四川后，在重庆朝天门与长江相遇，合力切割出江北、南岸和渝中半岛。安居涪陵二十年的我，并未想到会迁往另一座两江相交处的城市，仿佛是在履行冥冥中的某个约定。

又一个二十年后。2021年12月，我的第六本诗集出版，我将其中一首长诗献给了那滔滔不尽的江水。这条在我笔下涌流的大江，是穿过我居住城市的江与我个人心象叠加的显现，所以跟现实世界又不完全等同——

江之源是它原初的美。作为生命之源，它滋养容纳了万物孳生、季候轮转、世代更替。上游部分有更多声音出现，听得见听不见的：玛尼石的欢呼祝福，柳莺的呢喃，岩底窍孔的私语，小镇垂钓者的独白，等等。澄澈冬日，苍穹倒映在寂静的江面，天高水阔，百舸争流。从一粒果核到千亩果园，从一滴水到浩渺大江再到广袤无际的大海……完成了这场漫长的旅途，“我”来到生命的成熟丰收之地，但从大海返回江之源的小水滴，又将进入生生不息的流转。

这首长诗是写给壮美大自然与生命万物的颂歌，也是对人类精神性求索与光明人格的礼赞。自邈远的太空观看地球，那迷人的蔚蓝色，让你不能不坚信这是一个鲜活完备的生命体，大江大河是她强健的主动脉，小溪小河是她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。无穷水涌汇集为涓涓细流，小溪小涧、大江大河，奔流入海后蒸发到大气层，再度进入周而复始的水循环。

这个既微观又宏大、既缠绵又粗犷、既徐缓又迅疾的聚散回归过程，像极了那些离开家乡去往远远近近不同所在的人——他们有的短暂逗留即返回出生地，有的打拼十年八年或更长时间后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也有人叶落不再归根，而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寻觅、认同乃至融入了新的家乡。



前两天偶然看到一则旧闻，内容大致是：重庆酉阳近日完成河道清淤及水闸维修工程，酉阳河下蓄着水后，河道生态环境显著改善，呈现出河畅水清、岸绿景美的山水园林城市风貌。

报道发布于去年4月初，距今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。这则新闻之所以能在海量信息里让我暂留，自然事出有因——那是我十八岁前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。

这条被记者称为“西城河”或“酉阳河”的小小水流，来自城北某处山底孔隙。清泉涌冒，四季不竭，由北而南贯穿酉阳县城，其后消失于城南的何家坝。酉阳县城内水资源其异常丰富：以毛坝盖山脉为界，东边是沅江水系，西边则属乌江水系，流域面积较为广阔的有乌江、阿蓬江、酉水河、龙潭河等。从人文历史角度看，酉阳位居古代五溪之一的酉溪地域，是土家先民的聚居地，具有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资源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有山有树有水的家乡并非苦寒之地，虽然当年物资匮乏，可见儿时莫名的快乐和对未来的憧憬，每每冲淡了现实生活中的焦虑窘迫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日，我肩负简单

新安江，穿过崇山翠林，掠过桃红柳绿，经屯溪、歙县入浙江千岛湖，滚滚向前，最终奔向东海。

新安江沿途潭多、滩多。休宁县境内的冰潭远近闻名，水面澄净开阔，四周青峰耸立、翠竹成片。另外，休宁县境内的江潭、月潭等也颇有名气。到了歙县，则有漳潭、绵潭、淪潭等，不仅景色秀美，而且是著名的“三潭枇杷”的产地。

新安江的源头率水流到黎阳古镇，与另一支流横江相遇，冲刷出一个宽阔的三角洲地带。三角洲上有座青石垒造的拱桥——镇海桥。郁达夫曾来游屯溪，在镇海桥上篷船中夜宿，写下了《屯溪夜泊记》。当时正值时局动荡，虽商贾行市萧条，仍遮掩不住沿岸的江南美景。如今，屯溪早已成为一座繁华秀美的旅游城市。

人们常说屯溪之美，一半是街，一半是水。“街”是屯溪老街，“水”是新安江。屯溪老街一边青山依傍，一边江水环绕，街面保留了大量宋、明、清代建筑风格的商铺街市。江岸垂柳轻抚，水面澄澈平静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木船竹排，倒映着繁华的楼宇街灯。

新安江静静地穿过热闹的城镇，流向青山原野。在屯溪和歙县交界处，江岸分布着大量的古石窟群，被称为花山谜窟。石窟内部宏大辽阔，结构各异。有的洞内石柱鼎立，

我说不在家吃早点了。爱人说，又去吃你的热面呗。我说当然。

热面，在东北是相对冷面而言的另一种做法。我在东北当兵十几年，热面是实实在在没有吃够。转业到地方以后，也吃过几家热面，不是味道差了一些，就是分量太少。直到爱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我，在一个小区里发现一家热面。那面香一下就把我带回身在东北的岁月，这一吃又是二十多年。

面店店主老李，河南信阳人。他和妻子开的面店，最早只是个面摊。几把遮阳伞，几张可以收放折叠的桌子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几张桌都是人满为患。客人结账时，自己把零钱扔在纸盒里，找零也是“自助”。给人感觉这两口子做买卖就是心大。后来，面摊搬进了屋子，开成了面店，营业执照、夫妻二人的健康证等，都大大方方上了墙。

以前，老李的热面冷面种类单一。冷面只限于配料简单的甜口，热面也只有一种汤头。老李说因为地方狭小，没办法做很多种类，只能靠量大实惠取胜。自打搬进店铺，空间大了，可以放置更多的食材，老李特意花了半个月时间，到吉林延边学习更多冷面热面的制作方

仿佛地下宫殿，有的洞内迂回通幽，水波碧绿。这些洞窟源于何时？如何形成？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开凿？至今仍是一个个不解之谜。

新安江沿岸保存着许多古色古香的水埠码头、民舍村落。尤其是进入歙县后，这些徽风皖韵的古建筑点缀在青山绿水间，好似一幅流动的水画卷，被称为“新安江百里画廊”。从歙县与屯溪区交界处坐船顺新安江而下，有一山屹立江中，那便是闻名一方的岑山。岑山所在的岛呈长条形，上游头大，下游尾小，宛若一头浮卧于江面的牛。岛上有数百年的古松、古枫，枝干粗壮，遮天蔽日。

沿新安江百里画廊泛舟江上，四时景色俱佳。春天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、映山红盛开之时，明艳的黄色、红色连绵不绝，衬托着白墙黛瓦，仿若人间仙境。夏天，山林间的果树次第挂果。樱桃、柑橘、核桃，果实累累，明艳动人。秋天，岸边山坡上的枫树、乌桕树、银杏树、红叶树，呈现出深深浅浅的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棕色，在山林间涂抹着绚烂的色块。冬天，沿岸山色丝毫不萧瑟，依旧郁郁葱葱，一片繁茂。

从古至今，新安江畔吸引了无数游人驻足。江水流淌着诗风画韵，人在画中游。

法。这一去，让老李开了眼界，原来这边还有那么多汤底和口味！老李顿觉以前做的面都太简单，对不起客人，愣是将这些种类和做法分毫不差地从延边带了回来。

客人们发现，老李的面不管是热面还是冷面，味道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，

一碗面的学问

谭国伦

品相也让人很有食欲。热面碗里的辣白菜堆得像一座小山，冷面碗里有苹果片围绕切开的熟鸡蛋。做得一手好面食的妻子，还为客人增添了四种馅料的包子。那包子褶捏得花儿似的，均匀细致。

和老李熟悉了，他给我讲起面的制作技艺，说这手艺看似简单，要做到色香味俱佳也要费番功夫。底汤的熬制、煮面的火候、调料的选择、食材的配比、色彩的搭配、装碗的造型等，都有很多技

巧。季节不同，热面和冷面的食材选取也不同。前期制作的功夫都在熬骨汤。大火、中火、小火的时间比例要拿捏，八角、桂皮、虾米、葱姜蒜等调料一样都不能少。最后的汤汁还要用细布过滤，不能有残渣和肉末在里面，这样才能保证面汤的清澈。做冷面，还要把汤汁冷藏

一宿。

原来干好哪一行都有很多学问。我当了老李多年的食客，也知道了老李的一些故事。当年夫妻二人出来打工，辛苦一年收入也仅够维持温饱，孩子的学费还没着落。夫妻俩就商量做个小买卖，发现做冷面热面比较方便，成本也不高，靠着量足，就把生意做起来了。实在人做实在事儿，一开始客流量大吸引客人，后来味道再精进，客人们来得更勤



▲中国画《并蒂呈祥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了。如今熟客一进门，夫妻俩就知道客人吃什么口味的面，要什么馅的包子，直接上桌。吃完后，客人微信支付走人，整个过程都不用问一句话。

很多人说，做经营很难。在老李看来，只要勤奋肯干，实实在在，不在“缺斤短两”上做文章，味道又不差，自然会有不错的回报。这些年来，夫妻俩凭着各自的勤劳，专注一碗面，也用一碗面培养出两个大学生，供养两位老人，在城里和河南老家都买了房子。我称赞老李两口子能干，攒下了这么多钱。老李说，我非常感谢这个社会，感谢这座城市，是社会认可他们的勤劳，是这个城市的回头客让他生意兴隆。

我的热面上来了。海碗里堆起的面如海上群山起伏。红红的辣白菜、绿绿的香菜末，煞是诱人。轻挑一筷，面条入口，细腻而富有弹性的面条在齿间跳跃，那醇厚的口感与鲜美的味道仿佛在舌尖上跳起了舞蹈……

遇见

这是泰山之巅的夜晚。泰山之行，看日出之外，我更期待观赏星斗满布的岱顶夜色。

岱顶的夜晚热闹得如天上的街市。预告说夜里气温会骤降，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，露天张罗铺盖，要“天当被、地当床”地在泰山之巅等待日出。

我沿着石阶，来到“唐摩崖”前。石刻是泰山的雄浑历史，凡有石头处定有石刻显现，有洋洋千言的巨制，也有盈盈方寸的小品。大观峰上削崖为碑，刻满历代书法。“壁立万仞”“与国同安”“置身霄汉”，字体硕大而鲜亮，夜色里依旧轩昂。

我是来寻找“星辰可摘”的。我研究天文的朋友数年前在岱顶用了三天时间拍到一张星图。那是以“星辰可摘”石刻为近景构图拍摄的，“星”星辉映，饶有趣味。我想找到这个石刻，以它为参照看星空，但盘桓好久也没见到，只好请教一旁租衣服的中年男子。那人得意地拿起照灯，把一束强光打在碑刻密集的山体角落，一块调皮的石头向外歪了一点，中下部分就是“星辰可摘”四个字。它字体不大、笔画纤细，在那些雄壮的石刻丛林里显得单薄。这样一幅不起眼的石刻，竟出现在泰山纪念币上，似乎在告诉我们岱顶的星空是多么宝贵的财富。

此处人喧灯闪，星辰没有我期待的明亮。我便向更暗处走去，以那些明亮的星为坐标，参照着辨认岱顶的星空。再往前的路通往瞻鲁台，路上行人络绎不断，一棵棵树下，一块块大石头边，到处是坐着、躺着等日出的人。此处风大，人却特别多，他们一定知道，这里是看日出的佳地点。

几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们挤在一起快乐地哼着歌曲。有个男孩正在狭窄的石缝里铺防潮垫。他说他们从安徽周末坐火车赶过来，下午爬山到山顶，明天看完日出再赶回去。一起来的是四个男孩两个女孩。女孩被安排在最安全舒适的石头缝中。我听铺防潮垫的男孩说话有点鼻塞，嘱咐他晚上注意保暖，别感冒。他笑着说：“来之前已经感冒了，为看日出，这点感冒能克服。”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住宾馆。男孩说：“宾馆订不上。再说，父母挣钱不容易，我们不想那么奢侈。年轻人嘛，吃点苦正好挑战一下自己。”几个年轻人也无限骄傲地齐声应和着。那一刻我非常感动，这群充满朝气的孩子，是泰山顶上最美的星辰。

继续前行中，风愈大了。在一块陡峭的石头边，一盏自带的明灯下，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男士正在做晚餐。他正在摆弄一盒自动加热的米饭，另一个饭盒里有从家里带来的咸菜。旁边一个男士悠闲地用手机语音对话，听得出他在幸福地炫耀自己在泰山之巅过夜。做饭的男子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饭。就是奔着日出出来的，看了泰山的日出就没有遗憾了。泰山，五岳之尊嘛。”在他看来，泰山的日出不单纯是一场日出，更是一种别样的人生仪式。看过了泰山的日出，此后的每一个日子都不同了。是啊，泰山的日出每天都能吸引成千上万人一步步攀登而来，确实已经超越了它单纯作为自然风光的意义。这是什么时候

橙香日溪

朱慧彬

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一路向北，就到了晋安区日溪乡日溪村。晋安区是赫赫有名的寿山石的故乡，此处不仅石美竹秀，更有重峦叠翠、幽谷密林、灵泉飞瀑、蓝天碧湖。

还未入村，耳畔便传来溪流律动声，很轻，很柔。来自西北方的桃源溪与西南方的华林溪翻山越岭，在这里舒展身姿。走在日溪街道上，清澈的双溪撩动白雾渐渐散去。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干净整洁，行人车辆井然有序。一家特色小吃店香气袭人，一些游客与当地入坐成一桌，吃着聊着。游客问得最多的是生态游，本地人说得最多的却是日溪脐橙。

过去，日溪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猪、种橘、喂鸡鸭，闲了伐木、砍竹、捕鱼、烧烤，这些产业收入不高，还影响环境。有关部门派来专家，针对日溪村晨雾多、光照足、昼夜温差大的特点，结合土壤情况，为日溪村推荐引进了优质脐橙苗。脐橙苗成活率高，结出的脐橙皮薄肉嫩、汁水饱满、清甜无渣，一上市便深受福州城居民的喜爱。“村里倡议大家种良心橙、健康橙，不打甜蜜素，科学用肥用药。日溪脐橙送到城里，价格好的时候一斤能卖四五元呢。”提起日溪脐橙，村里人个个津津乐道。

抵达日溪村时，雨后初晴。慢行

候形成的呢？是从古老历史长河的源头就如此，还是在一代代人的顶礼膜拜中越来越深的？

我还碰到一群从天津来的大学生，他们宿舍六个人约定，让泰山见证青春。这是一次挑战，更是一次集体成人礼。靠我最近的男生给我看他携带的国旗，那是一面还没有启封的崭新的国旗。他们说要在明天日出的时候，让第一缕阳光照在国旗鲜艳的红色上，这将是他们人生里最隆重的时刻。

那天的登山老早就停止了预约。从下午到夜里，一直有人攀爬在泰山的石阶上。到凌晨，数以万计的人汇聚泰山之巅，共同盼望日出东方。在这样的天数面前，山上宾馆的床位只是杯水车薪，更多的人选择在岱顶的冷风中露宿迎接日出。他们迎接的已经不是自然的日出，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泰山上的日出，也是他们自己精神世界的日出。在这样的冷风中露宿所经受过和感悟的，所迎接和开启的，定然意义非凡。

这些夜宿岱顶的人，年轻人居多。眼前这些夜行山路、夜宿山巅的人，让我看到了一股迎战困难、期待明天的精神。似乎没有哪一座山的日出能像泰山的日出这样，让人们面对新的一天鼓起无尽的乐观和希望。

夜已深，山顶的灯光暗了一些。我再次抬头看苍穹，那些闪耀的星辰比刚才更硕大明亮。就像山上的人们，他们洋溢着向上的生机，在岱顶的夜风中熠熠生辉。



随笔

在村中的滨水游步道，新修的防护栏、路灯柱、观景台总让你误以为置身都市的某处公园。而昔日村子里手持捕猎工具、踩着一路黄泥、一身风尘的山地汉早已不见踪影。溪边的野花正在阳光下静静开放，山坡上的脐橙正在结果。

“脐橙进房，橙香满堂。”五月，还不到当地脐橙成熟的季节，但村子里依旧人气满满。弯弯的山道上，三三两两的骑行者与徒步者身着运动衣，早早开启了日溪拉练之旅。他们相互推背助力，拥抱鼓励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日溪含氧量充足的空气。途经北湖湖畔广场，几拨从福州来的游客正在安营扎寨。他们支起小帐篷，摆好小马扎，自带食物、饮水与垃圾袋，享受着轻露营的惬意时光。一位退休老人自称摄影“发烧友”，他向游客们分享着无人机拍摄的日溪村。但见镜头下的北湖碧波万顷，岸边青山如黛，有鸽子在湖面飞翔，一两只竹筏打着万平风光。

遇上城里过来写生的艺校学生，我们便歇脚搭讪，看看学子们画板上描绘的今日日溪、美丽日溪。学子们的画中有北峰、北湖，有守护北湖的油桐花，也有湖边、溪边成片成片的脐橙树。而最醉人的便是枝头的脐橙果，一颗颗，一片片，微风过，香十里。